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

清代史料筆記

藝風堂雜鈔



中華書局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藝風堂雜鈔

荃孫輯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藝風堂雜鈔/(清)繆荃孫輯;楊璐整理. - 北京:中華書局,2010.3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ISBN 978-7-101-07237-2

I. 藝… II. ①繆…②楊… III. ①筆記-中國-清代-選集②中國-古代史-史料-清代 IV. K249.06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015977 號

責任編輯:張榮國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藝風堂雜鈔

[清]繆荃孫 輯

楊 璐 整理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2¼印張·2 插頁·230 千字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28.00 元

ISBN 978-7-101-07237-2

點校說明

謝剛主（國楨）先生在講述晚明及清代史籍時，曾數次引用繆荃孫輯藝風堂雜鈔及別鈔史料，並對此二書給予至好評價；且從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圖書館借出繆抄本，令余閱讀學習。謝老仙逝後數年，中華書局編輯陳東林兄約余校點此二書，欲行出版；而圖書館中別鈔一函六冊却已渺然。待余將雜鈔整理校點完成後，東林兄已調任當代中國研究所高陞矣。余不便叨擾，遂將此書稿束之高閣，因為讀書本來就是讀書人的本分，況每晚燈下校點此書時，如得見剛主師的音容笑貌及聆聽學問教誨，所得已甚多矣，又豈在出版與否耶？余曾請教剛主師校讎學問，師言：「校點古籍，學問大者不敢做，唯恐百密一疏，有損一世英名；學問小者呢，做不來，難免魯魚亥豕，點斷上下失據。」這與葉聖陶先生教誨相類：「編輯者，採錄注釋耳，其事甚委瑣，大雅所不屑道；然以余臨之，殊非便易。」此後，余不幸從古籍之業且務編輯、總編輯之事，臨深履薄，常常生活於惴惴不安之中，了無閑讀古籍的樂趣與興致。

近日陳東林兄及中華書局諸友人邀余共食烤鴨，杯酒之餘聊及此書，東林仍贊不絕口，認為史料珍貴且從無印本，在座中華書局副總編沈致金兄旋促余交稿。此距東林約稿已二十年

矣。余恰於去冬在國家圖書館善本部主任張志清君協助下將此書稿與國圖所藏甲午覆校本通校一遍，又有所得，遂將書稿整理後呈上。

據武新立同志明清稀見史籍叙錄一書載：「藝風堂雜鈔八卷，抄本，清繆荃孫輯，男繆祿保編校，民國初年繆祿保手抄本。八冊。每半頁十行，每行二十四字，無邊欄界格，毛邊紙。鈐有「江陰繆氏珍藏」、「藝風後人」、「祿保」、「祿保手抄」印記四方。此書世無印本。」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圖書館所藏此書唯一校記在卷三末：「十二月十四日校訖 備叟。」余即以此繆抄本作爲底本。

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所藏之抄本除卷五、卷八外皆有校記曰「甲午覆校」，故稱爲「甲午覆校本」。其印記除有上述四方外，尚有「西邨老民」、「石渠」、「繆」、「子彬」、「子受」等多方。繆荃孫有祿保、佛保、僧保、愷保諸子，據繆氏世交許恪儒先生講，子受即繆祿保之字。此書卷末有「子受覆校畢」題記，據印章與筆迹可知此本亦爲繆祿保手抄。

社科院繆抄本（底本）與國圖甲午覆校本互爲軒輊。除個別字有不同需校勘考訂外，篇章也互有多寡，如甲午覆校本卷三缺李光地事輯一篇及柳如是題程松圓祖師像一詩，卷六缺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後序一篇等。而社科院繆抄本卷二缺總理衙門同文館課程表一篇，卷四缺許寶衡於「甲午九月」所書記黃鵬李三近千言之案語，卷六缺何焯題唐人雙鉤右軍帖一篇，

等等。此次校勘，凡底本所缺皆予補入，並於校勘記註明。

此外，也有兩抄本皆失誤者。如卷四屈翁山與石濂書有句「如齊邱之於化書，向秀之於莊誥乎」，「向秀」應爲「郭象」之誤。南唐宋齊邱剽竊譚峭的化書，事見明嘉府志及陳景元化書後序；晉郭象剽竊向秀的莊誥，事見晉書卷五十郭象傳。

又卷五金壽門上學使帥公念祖書有「媛媛妹妹」之句，此句出自莊子徐無鬼，應作「媛媛妹妹」。

又卷六有句云：「樓桑廟詩作於屠維作噩，正康熙年也」，兩本皆於「康熙」下空一字。據爾雅釋天，太歲在己曰屠維，太歲在西曰作噩，可知爲己酉年，乃應作康熙「八」年也。

又卷七江南鄉試題有句「浴器用杵是也」，兩本皆誤作「杵」，應爲「杵」。據禮記玉藻「出杵」疏：「浴時入杵，浴竟出杵。杵，浴器也。」

凡此種種，說明繆荃孫抄錄的文章本身可能有誤或繆祿保謄抄中有誤。此次整理皆出校勘記予以改正或說明。

繆荃孫（一八四四——一九一九），字炎之，一字筱珊，晚號藝風老人。藏書家、校勘家、史學家、方志學家、金石家、目錄學家、教育家。江蘇江陰申港鎮繆家村人。祖父繆庭槐，嘉慶十

年（一八〇五）進士，官甘肅平涼知府。父繆煥章，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舉人，官貴州候補道。繆荃孫十一歲讀完儒家五經，十六歲因太平軍之亂侍繼母離江陰避居淮安，從麗正書院院長丁儉卿學習文字學、訓詁學和音韻學。二十一歲時舉家遷成都，從陽湖湯彥成研究文史，考訂文字。二十四歲應四川鄉試中舉，執贄學政張之洞門下，爲撰寫書目答問四卷。光緒二年（一八七六）三十三歲考中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四十一歲任國史館總纂，後不願受壓制憤而辭職。先後任江陰南菁書院、山東濰源書院、南京鍾山書院、常州龍城書院的山長及江楚編譯局總纂。清遜位後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特聘爲清史館總纂，然年老未能成行，一九一九年去世，卒年七十六歲。

繆荃孫一生官星不旺，一說繆惑於相士之說，實則因其性剛不能諧俗，難於同流合污，棄官時年甫踰五十，取竹垞語以七品官歸田，刻小印識之，著述自娛，自謂不以富貴易其樂也。撰有藝風堂文集、藝風堂藏書記、藝風堂友朋書札、藝風老人日記及藝風堂金石文字目等著作。

藝風堂雜鈔是繆氏用多年閱讀善本、披沙揀金所得之精華資料抄錄輯成。資料來源主要有兩方面：一是自家藏書。繆荃孫早年曾師從藏書家李文田習版本目錄之學，開始其藏書生涯，後在京任職時，常去琉璃廠海王邨書肆尋訪異書珍本，他是清官，故俸祿不足便無奈典衣買書，繆荃孫又與許多藏書家互有往來，遇善本則抄校考訂，以益其所藏，至光緒二十六年（一

九〇〇時，繆氏藝風堂藏書已達十餘萬卷。另又不惜賣田買碑，收藏碑帖近一萬兩千種。二是內閣大庫所藏珍本。清宣統二年（一九一〇）繆荃孫在京創辦京師圖書館（即今國家圖書館），任正監督，曾親自清理秘閣藏書，分類清理內閣大庫珍本，編成善本書目八卷，在他家中，常僱抄胥五六人，凡有海內孤本及應選錄善本而亟需收藏者，即時抄下。由此兩方面可見雜鈔精審、珍貴之一端。

繆荃孫輯錄史料之方法，一是多年持之以恒，二是注重史料之罕見，三是圍繞一個主題而廣搜博取。如顧亭林與朱長孺書、葉星期與宋荔裳書及何茶僊軼詩文等諸篇，均爲他人抄錄傳出，繆氏又轉錄入此書，可補別集之不足。至若內閣大庫抄出諸文，亦有它書所未載。另如錢牧齋柳如是事輯三篇，竟是從三岡識略、牧齋事迹、輞川詩鈔、三垣筆記、明季北略、野語秘彙、賭棋山莊詞話、自怡悅齋書畫錄、鮎埼亭文集、冬青樹館集、牧齋有學集、柳南隨筆、掃軌閒談、續本事詩、五石瓠及牧齋先生年譜等十多種書中陸續輯錄成篇，可知其爬梳編纂之辛苦。

錢柳事輯中有一段柳如是講詩頗爲有趣：一門生具臆儀，走幹僕，自遠省奉緘於牧翁，內列古書中僻字數十條，懇師剖析。牧齋逐條裁答，復出己見，詳加論定。中有「昔昔鹽」三字尚待凝思，柳姬如是從旁笑曰：「太史公腹中詩乃告窹耶？是出古樂府，昔昔鹽乃歌行之一耳，「鹽」宜讀「行」，想俗音沿訛也。」牧翁亦笑曰：「吾老，健忘，若子之年，何待起予！」——此條出

自牧翁事迹。

據明代汪廣洋聞歌詩：「江上草色碧纖纖，我獨近來華髮添。誰人唱歌多古調，莫是當初昔昔鹽？」（見鳳池吟稿卷十）用「十四鹽」韻，發「鹽」本音而不讀「行」。又明代崔世召昔昔鹽也押「十四鹽」韻（見明詩綜卷六十五）。

另有一說認為「昔昔鹽」「鹽」字應發去聲，屬「艷」韻，並舉唐詩「更奏新聲刮骨鹽」句證之（見王力古漢語字典一七五二頁）。此說或出于惠棟九經古義卷十二：「古樂府有昔昔鹽、三婦鹽，亦作『艷』，古字通。」然據所舉唐詩，為權德輿雜興五首之三：「琥珀尊開月映簾，調弦理曲指纖纖。含羞斂態勸君住，更奏新聲刮骨鹽。」恰說明唐代此句亦押平聲「鹽」韻，而非去聲「艷」韻。又據清人詩韻合璧「十四鹽」下有「昔昔鹽」條，可知柳如是認為「鹽宜讀行」，尚乏例證，只可備一家之說耳。

在和致齋相國事輯一篇中採輯多種史料記錄了清代和珅盛極而衰亡的過程。其中有兩事頗為警策，一是大貪官和珅臨刑前的遺言是什麼？耆英時為司員，隨同監視行刑，故有詳實陳述：和珅謝恩後，仰視天，俯視地，嘆曰：「我是個癡人！」遂就縊。「世上本無「癡人」（傻子），祇有大家公認為「精明」的人，才真是癡人。其實和珅被賜死前三年，家中已屢遭變故：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其最憐愛的幼兒夭折，其胞弟和琳在苗疆督軍病歿，次年，其弱孫殤逝，嘉

慶三年（一七九八）其「結縭三十載」的妻子辭世；二舅又因酗酒而死。和珅頗負詩才，多有詩作以遺悲懷。然而哪首是和珅留在世間的絕筆呢？人們常以爲是其嘉慶四年（一七九九）上元夜獄中對月二首，其實非也，而是在和珅嘉樂堂詩集一百三十六首詩中所沒有的，即耆英等在其自縊後于衣帶間所得一絕句：「五十年前幻夢真……」總結今生，寄予來世。刑部上奏，嘉慶皇帝引用孟子論盆成括被殺之句作爲批語：「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此書所記錄的珍貴史料，足以震古省今。

張其勤入藏日記，乃是欽差大臣張其勤奉旨入藏，于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四月五日由四川打箭鑪出發，至七月二十二日到達拉薩，所記沿途見聞及感想、評論。尤其慨陳務必向西藏開築鐵路的重要作用和具體設想，他記道：「無鐵路者，安能保其土地、人民！此亦盡人知之矣。」「打箭鑪一地，實爲川、藏之樞紐，鐵路之起點，可不重哉！」「擬將來遣員前往詳視情形，並沿途有無煤礦，及如何開築枝路，一一詳細記載，以備考查。」——百年後的今天鐵路已開築進拉薩，而此文所記錄期望中的「川藏鐵路」相關資料，也將爲我們正在擬議的第二條「天路」提供參考。

《藝風堂雜鈔》輯錄者繆荃孫於一九一九年去世後，其子繆祿保將大量藏書賣給了上海古書流通處，另有些珍本，隨祿保移居北京後多爲北大圖書館所得，而終有一些相關底本已陸續散佚，故其存在于雜鈔中的資料如吉光片羽，彌足珍貴。

《雜鈔》成書近百年來，迄無印本。雖一九六四年商務印書館曾一度擬影印出版，但終「因紙張缺乏，暫不付印」（見藝風堂雜鈔補繆祿保手跋，時維一九六四年三月，年七十八歲），此書亦可謂「數奇」。而今中華書局出版，不但對此書是一種保護，不至湮滅，對輯錄者繆荃孫，對給此書以至好評價的謝剛主先生，也是一種紀念。同時希望別鈔能再現人世，以饗學人。

《雜鈔》每卷後有校勘記，正文中加（）之字爲底本奪文補入者，並與改正文字、刪除衍文、倒文調整一併記入校勘記中。謬誤之處，尚乞賜教，至感！

楊 璐

二〇〇八年八月

目錄

卷一

天聰時詔奏	一
皇太后祭大行皇帝文	一五
順治十八年殿試策題	一六
追尊貞妃冊文	一七
命平西王吳三桂永鎮滇黔賜	
金冊文	一八
進封平西王吳三桂親王賜	
金冊文	一九
杜鍾駿德宗請脈記	二〇

卷二

順治六年陸彪殿試策	二八
順治十八年吳光殿試策	三三
吳光擬條陳纂修明史事宜以	
垂一代之法戒事疏	三八
皇史宬收貯大將軍印考	四〇
記國初科舉	四八
改土歸流略	五五
陳怡山福州學變記	六〇
太平天國粵西起義詔書	六三

太平天國告示檄文……………六五

太平天國金陵登極詔書……………六九

孫衣言金錢會民變紀略……………七一

記西域事……………八三

譯學館沿革略……………九〇

開經濟特科原委……………九二

卷三

錢牧齋柳如是事輯……………一〇五

李映碧事輯……………一三一

孔四貞事考……………一三九

李光地事輯……………一四八

和致齋相國事輯……………一五二

卷四

書王紫稼事……………一六九

記黃臚李三……………一七八

屈翁山與石濂書……………一八一

屈翁山復石濂書……………一八四

花怪……………一八九

潘次耕致粵東當事書……………一九一

潘次耕與梁藥亭庶常書……………一九四

陸繼輅楚雲曲……………一九七

王荊石玉環曲……………一九八

絳雲別誌……………二〇〇

商山鸞影……………二〇三

卷五

顧亭林與朱長孺書·····	二〇九
沈甸華與門人陸寅書·····	二一〇
葉星期與宋荔裳書·····	二二二
彭羨門家書三通·····	二二八
彭甘亭與陸叔度書·····	二三〇
金壽門上學使帥公念祖書·····	二三一
丁若士與莊傳永書·····	二二三
丁若士與繆芷庭書·····	二三四
丁若士與祝炳南書·····	二三五
丁若士與陸祁生書·····	二三六
汪銳齋上朱竹君先生書·····	二三七
汪銳齋上冢宰朱石君	

先生書·····	二二九
汪銳齋上大宗伯紀曉嵐	
師書·····	二三四
顧思亭報朱耘樊書·····	二三八
楊季子答何子貞書·····	二四一
李申耆與穆相國書·····	二四二
徐星伯上穆鶴舫中堂書·····	二四三
汪遠孫與朱次雲書·····	二四四
陳墉答吳子述書·····	二四六
陳墉與劉五山書·····	二四七
張嘯山復朱述之大令書·····	二四八
郭筠仙復潘伯寅書·····	二五〇
張幼樵與朱子涵書·····	二五二

卷六

鄭崧陽選曲題跋	二五五
徐乾學徵書啟	二五九
三吳公討徐氏檄	二六〇
何茶僊軼詩文	二六二
法梧門西涯考	二六六
任漢卿二十四橋考	二六九
劉燕庭龍門訪古記	二七四
何子貞二十八科進士履歷	
便覽書後	二七七
何子貞張力臣與顧亭林十	
一札卷跋	二七九
何子貞嘉興張受之傳略	二八二

黃子壽韓文懿公蒞會試硃卷

書後	二八四
----	-----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

後序	二八七
----	-----

王書衡答人問史稿凡例	二九三
------------	-----

卷七

王惟夏當恕軒偶筆	三〇一
----------	-----

王山史語	三二一
------	-----

何世璠然鐙紀聞	三四〇
---------	-----

卷八

丁柘唐先生歷年紀略	三四五
-----------	-----

張其勤入藏日記	三五五
---------	-----

藝風堂雜鈔卷一

江陰繆荃孫輯

男 祿保
子 彬 編訂

天聰時詔奏

金國汗勅諭 島 官：近者，爾處錢糧不濟，官民枵腹，淹淹待斃，朕所夙知。今我地禾稼大豐，民安物阜，爾等皆天生赤子，朕今體天行政，不忍爾等受此飢餓。爾能達天時，識人事，若肯帶領數十名口來者，若白丁，陞爲備玉，係職官，本職上加陞二級。若帶領一百名口來者，白丁陞爲遊擊，係職官，本職上亦加陞二級。若能多帶人口來者，照依人數加陞職級。若能全島來歸者，願做駙馬即與駙馬，不願者必與駙馬對品；其住、種地基，任爾自便；帶來人丁，聽爾鈐束，定不似前分散。朕今取信于天下，決不食言。特諭。天聰三年七月初六日，行八將：佟延、石國柱、金玉和、金礪、高鴻中、李任忠、楊萬鵬、祝世胤。

勅諭：各城屯堡秀才知悉：朕思自古及今，莫不以武安邦，以文治世，兩者缺一不可。朕今欲興文教，爾等諸生有懷才抱異，或在各王府及金、漢、蒙古部下者，俱限本月二十三日赴鐘樓前高、殷二遊擊處報名，二十七日完畢，九月初一日考試，各秀才主不許阻攔。如考中者，與人換出，無得自誤。特諭。天聰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每固山十張，仍貼鐘樓八門。

金國汗致書朝鮮國王：來書云「薄物細故，何足芥蒂，以誤大事，智者不爲。」然此物原非王之惠與，乃我之求得者也。初，我兩國並無罅隙，當相好之時，貴國助兵南朝，來侵我國，暨惹出種種事情，我迺昭告皇天以伐之，天賜土地、人民，不取復還。於時當天立誓，兩家講好，所餽禮物，實貴國報恩之意也。當年禮物，後漸減薄，非貴國之忘恩乎？反言「智者不爲」，若如所云，當初助南朝來侵我無事之國，此豈智者所爲耶？既因南朝喪師，復容存南人，致破貴國，豈智者所爲耶？已失之國，復還之恩，日漸遠而漸忘，辜恩負義，又豈智者所爲耶？又云「逃民刷還之難，前言盡之」，以我屢索之言置之罔聞，豈非必不還逃民之意乎？是以姑息小德而失和好大信也。逃民斷然不罷，必須查還。又云「叛民查出綁送」，我先得國不取，並還陣擒衆官，今復肯匿一逃人乎？不過不欲送還我逃民，假此以相抗也。誠如所言，果有人來投我，即明受之可也，有何嫌何懼而隱藏乎？今王日趨於僞，我非不知，知而相待以禮者，豈懼貴國助兵南朝